



石渠宝笈 灿若星河



笑洒世态 棋里众生

□ 苗连贵

象棋于生存、生活无任

何功用。但这世上倘若少了

它，会失去多少声色。

下象棋，旧时小巷、乡间瓜棚豆架，无所不见。在市井层面，象棋之于围棋文雅的“手谈”，更多俗趣。

早年我所居住的小巷，有一对人称“臭棋篓子”的棋手。言其臭，自然是指棋艺粗疏低劣，常出错过，棋臭；其次嘴臭，因手上功夫欠佳，故借骂以虚张声势，粗言鄙语迭出；其三，两人不战则已，战则“马拉松”——二人棋力相当，又互不服输，较上了劲，便一战再战，常常从日中下到日落、月出，棋盘从檐下移到路灯旁，作为记录输赢的“正”字，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两长串，直杀得昏天黑地，错着连出，兀自不依不饶。棋下得臭，时间拖得久，岂不正是“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”，称其为“臭棋篓子”，当不为过。

两人还有一共同嗜好：都爱杯中物，尤喜酒后对弈。也许借着酒劲，行兵布阵，征战杀伐，更痛快淋漓。但酒后也有不妙时，即藉酒后的冲动，棋往往下得更凶，嘴骂得更臭，肝火亦更趋旺盛。终于有一日，两人由棋战加舌战演化为全武行的拳战，棋盘忽然被掀翻，棋子滚满地：将士相乱走，车马炮奔突，众兵卒溃逃……两人怒目而散，临别声言：再与对方下棋，把两个前脚爪子剁了。

孰料，夜半有人起来解手，看见路灯下两个老家伙在地上来回寻觅什么，正是俩“臭棋篓子”。原来两人棋瘾没过足，未分出胜负，心痒难耐，夜不能寐，竟不约而同捐弃前嫌，要求连夜续战，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！下棋，不赌金，不赌银，就为争胜。

不惟今人，昔人尤甚。清人笔记：某道士好胜。一日，少年偶误一着，道士幸胜。少年不服，二人喧争不已。少年火起，痛击道士，道士笑而受之，曰：“击由汝击，棋由我胜。”情愿挨揍，也要言明胜负。

梁实秋说了一个战争环境下忙里偷闲的“段子”：二友下棋，警报作，不动声色，俄而弹落，棋子被震得在盘上跳舞，外面，烟尘四起，屋瓦乱飞，其中一个棋瘾较小者变色而起，被对方一把拽住：“你走！那就算你输了。”瞧这位，炸炸弹算什么，输赢才是大事呢，下棋可将生死置之度外。

下棋最不容通融的，就是悔棋。还是梁实秋，说有下棋者，久而不闻其声，好事者排闥而视，闥不见人。原来两位棋手在门后扭作一团，一人骑在另一人身上，夺命般在他口里挖车那枚棋呢。被挖者不敢出声，张口则车可能被挖回，挖回则必悔棋，悔棋则必不得胜，为不使对方悔棋，这位趴在地上的老兄便死死噙住车，不松口，不让他挖走。实在憋得可以。

下棋，常有观者。《闲情偶寄》里说：“弈棋不如观棋，因观者无得失心。”看人下棋，按说云淡风轻，坐山观虎斗，无关己事。然而不然，观者绝非置身事外，观棋不语，憋在心里难受，几乎就是痛苦。见人错失好棋，嘴里“啧啧”，连声惋惜；见人要入陷阱，再不吭声就是罪过了（这种人多半心善），但结果往往不妙。还是清人笔记，说两人对弈，旁观者多嘴，弈者大怒，掌掴之，其人痛极却步，右手摩脸，左手犹逞指曰：“还不又士！”挨了巴掌，抚着热辣辣的脸，妙在仍不住嘴，其情可伶可叹。我们巷子里“臭棋篓子”之一，某日也曾将人一拳推个四仰八叉，那人爬起身，拍拍灰，依旧蹲在一旁，额抵棋枰，忍不住仍要“出谋划策”。如此“无怨无悔”，你奈他何？

街衢巷间，鸡村野店，象棋世态，着实令人一掬。

相传韩信创下的这32枚棋子（一说战国时已有象棋；一说象棋传自印度），两千余年，不知误住了多少人。象棋于生存、生活无任何功用。但这世上倘若少了它，会失去多少声色！

本周，故宫博物院“石渠宝笈特展”在武英殿和延禧宫开展。近200件珍品中，既有10年来首次全卷打开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也有《游春图》、《伯远帖》、冯承素摹《兰亭序帖》等重量级国宝。

“石渠”，本是汉代宫廷珍藏图书的建筑，以“石渠”为内府书画著录命名，表现出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景仰和追溯。从六朝开始到清末，绵延不绝的皇家书画收藏活动，为凝聚中国文化之精华，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清乾隆、嘉庆时期，由皇帝亲自主持编纂了大型书画著录文献《石渠宝笈》，详细记录了内府书画收藏的状况。今天，深藏“石渠”的皇室珍宝秘笈，正全方位对外开放，并同期出版《石渠宝笈·典藏卷》《石渠宝笈编纂卷》两部大型图录，细诉不凡身世。

① 五牛图卷(局部) 韩滉

② 寄贺兰钅诗帖一册页2 黄庭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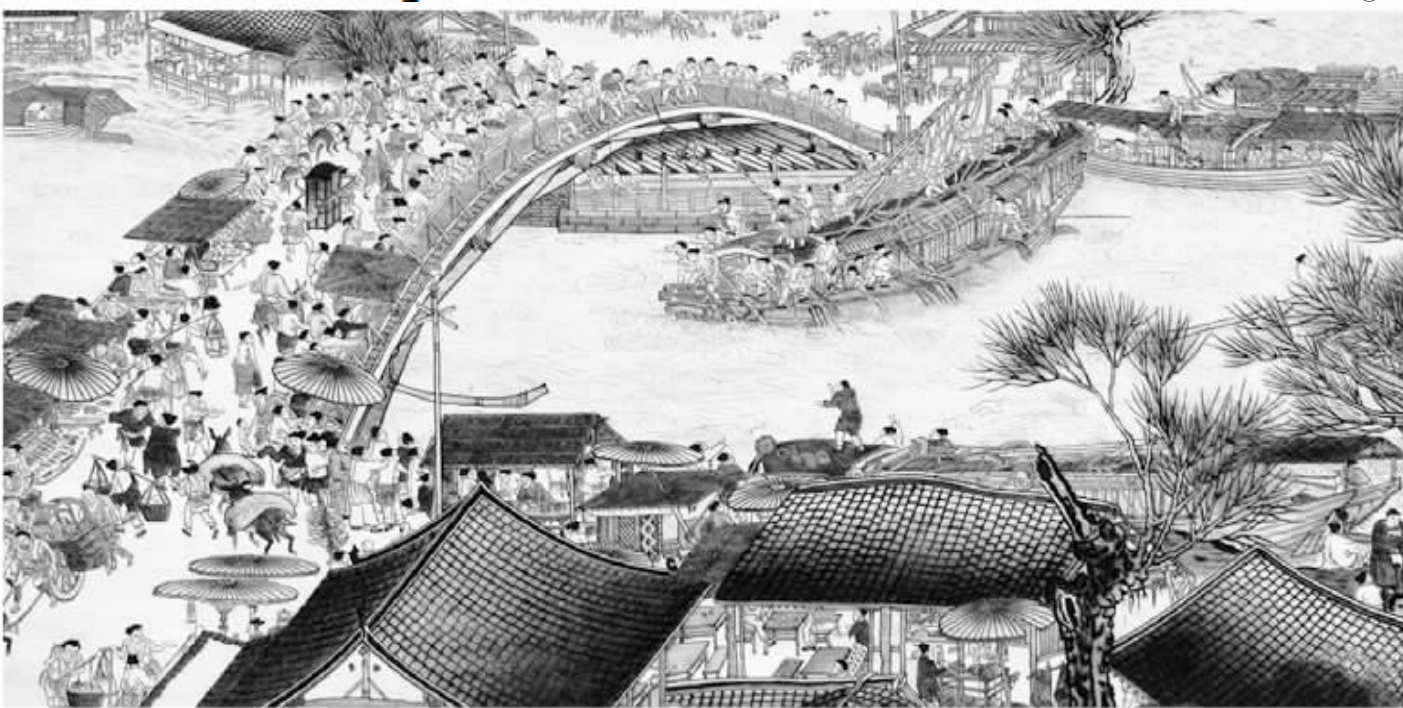
③ 岁朝图并新正重华官诗轴 弘历

④ 行书除夕书怀轴 玄烨

⑤ 文苑图卷 韩滉

⑥ 清明上河图卷(局部) 张择端

平生宵旰志七：又将過忘寢
愁腸兩精心勉太和送寒辭故
歲待曙向民疴莫論新春媚頽
憐五憶歌 四十一年除夕書懷



寄賀蘭鈺
詩
畫

文苑圖卷局部
韓滉



老城里的方言

□ 王太生

老城里的方言，时有几分高古。比如，水嘴。

这年头，但凡与水沾边的词，都有几分贬义。如，水货、水军……“水嘴”，不是自来水的龙头，老城人，指说话不算数的人。

本来，我帮一个人办事，那个人说，太好了！这事拖了好久，直到今天还不曾有空办。你帮我做了，我请你喝酒。后果我把那事办了，那个人再也没有提请喝酒的事。

他大概是嘴上随便说说，早把这件事忘了。很多人是非常在意吃这件事的，倘若食言，必定是耿耿于怀。

其实我并没有把喝酒这件事当回事。做那件事，也是为自己做，但一个人说话也不能太随便，随便说的次数多了，别人会认为他“水嘴”。

还有一个人，请我给他的朋友写文章，文字的质量对他的朋友很重要。他说，麻烦你了，写好了，请你喝酒。后来我文章写好，交给他，那个人和他的朋友，好像忘了说过的话。

我知道那些都是客套话，但客套话也不宜多说。我不是嘴馋，在乎别人请我喝酒，而是反感他的说话“水嘴”，不算数。

老城里的方言，南腔北调，俚和雅，像面，发酵、糅和在一起，有事世洞察的智慧。

喝酒，老城称吃酒。吃喜酒，就是参加婚礼。有一天在街上遇到张大爷，我说这几天没见，您老上哪儿去啦？老头儿笑眯眯地说：“侄儿结婚，去吃喜酒了。”

吃喜酒，吃的一个高兴。吃，是慢慢品。喝，有点儿性情、鲁莽。“吃”比“喝”，优雅、斯文多去了。

老城居民，有很大一部分，是六百年前的苏州移民，带着吴侬软语的韵脚。比如，睡觉，称为“上苏州”。一个小孩，在他母亲的怀里睡着了，老人会说这个“小把戏”上苏州了。

明朝洪武年间，朱元璋迁姑苏阊门一带居民徙徙过长江。悠悠时光里，祖先把对故土的怀念留在梦里，苏州是温柔之乡，“上苏州”，成了上代移民在梦里与故乡相见的

机会。

清晨的早茶店，一碗鱼汤面抚摸着老城人的胃。鱼汤面的汤，是用鳊鱼骨熬制。一锅汤熬上三四个小时，汤里的骨髓、胶原蛋白、鱼香鲜，被一股脑儿地调动出来。这时候，就有人走进店里，用吴头楚尾的方言问一句：早茶格曾有呢？店家应答：有了。撒上碧绿的蒜末、胡椒粉，“呼啦呼啦”地吃面，佐一盘五味干丝。

问一碗面“格曾有”？老城居民的方言，有江南的遗风雅韵。

“小把戏”，多少带点老城温熟亲切的地气。“小把戏”是要把戏的，他们玩得很开心，上树掏鸟蛋，下河摸鱼。滚铁环，耳畔呼呼生风，一去三五里，犹不肯回。我至今记得那种亲切的语境。那时候，我和外公、外婆住在—古旧的砖桥旁边，桥坡很陡，常有拉煤的人，顶着风在吃力地上桥爬坡。这时候，外婆总是先唤我的小名，然后吩咐：“小把戏，去帮人家推一把！”推一把，其实是对那拉煤工人的感情援助。“小把戏”的力气很

小，那被帮助着爬上桥顶的人回头一笑，眼光中包含感激。然后，抹一把脸上的汗，满足地冲下桥去。

“波俏”二字，是说女孩子长得好看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顾盼生辉。眼角生波，婉转流俏，有江南的烟水气。

甩大袖，是指不做事，不问事，背着手说说话的人，油瓶倒了也不扶，诸事与他无关。大袖，京剧中的水袖，轻歌曼舞，舞动起来，尤其好看，但不实用，看上去美，只能欣赏，对于穿衣吃饭并不实用。老城的人，不喜欢甩大袖的人。

老城里的方言，是老城人口头上的活化石。这块2000多年的厚土，随手抓一把语言的沙粒，也有几分文化。

随笔